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五

周元公題名二段

長本高廣尺寸行字多寡皆不計正書

一在廣東德慶州一在廣東高要縣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軍事推

官譚允高要縣尉會緒同至

右濂溪先生題名二段一在今德慶州三州巖自左

而右乾道己丑洛陽程祈之刻其一在今肇慶府七

星巖俱在石洞上茂字至正字當泉濶處尙隱隱可見後有淳祐壬子呂中等題字茂叔書點點畫畫端重沈實無一毫苟且姿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德之風裒潰襲藏復謹誌之 菉竹堂稾

按史傳熙寧初惇頤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此二段葢行部所至留題也

壽聖禪院勅牒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廣三尺四分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偃師縣

大宋勅賜壽聖禪院額

中書門下　牒　河南府

河南府奏准　勑應今日以前諸處無名額寺院宫
觀□蓋及□□間已上見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檢勘
保明聞奏特與存留係帳拘管仍並以壽聖爲額有下
項一十三縣各申有無名額寺院見有蓋到舍屋下有
功德佛像各有僧行者住持遂委官躬親點檢到見在
殿宇廊舍各及三十間已上並依降　勑日前蓋到
縣司官吏各保明委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俟朝典本府
尋委逐縣巡檢依此點檢今據逐縣巡檢申點檢到見
在間椽結罪保明開坐如後本府□□保明委是詣實

如後異同甘俟朝典伏候　勅旨
伊陽縣高都村洞子院一所舍屋共五十間永安縣橋
西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韋蕭村明教院一
所舍屋共四十間偃師縣泗州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
間壽安縣郭下文殊院一所舍屋共五十二間密縣邢
谷村影堂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邢谷村義井院一
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
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謝村院子一所
舍屋共三十二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福
昌縣鍾王村賈谷塔院一所舍屋共七十一間永寧縣

蘇口村安賢龍泉院子一所舍屋共四十三間河清縣南王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澠池縣千秋口東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北班村塔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姚村慶空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萬受村金和尚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存留天王院一所舍屋共一百間伊闕縣中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河南縣平華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宮南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緱氏縣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間永寧縣西土村鐵佛寺一所舍屋共三十八間河清縣長泉村廣化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宜並特賜

壽聖寺爲額
牒奉　敕如前宜令河南府畿錄敕黃降付逐寺院
依今來敕命所定名額牒至准敕故牒　熙寧元年二
月二十八日牒
給事中叅知政事唐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趙
起復戸部尚書叅知政事張
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
偃師縣帖　壽聖院准　河南府帖准　敕節文爲
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爲額數

内偃師縣　院仰擬錄　勑黃降付本院依今來

勑命所定名額者

右具如前當縣今擬錄到　勑黃一道頭連在前事

須帖付本院准此照會熙寧元年四月初三日帖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張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偃師縣事劉

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五月二日院主尼遇仙立石

供養主尼惠清

維那尼惠善

典座尼惠雲　張士廉刊

億按牒云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爲額蓋依河南府奏准而首以伊陽冠十三縣之上與宋史地理志次置不合又後列給事中參知政事唐則指唐介而傳不詳爲給事中起復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張則指張方平而傳不言爲戶部尚書亦不列起復凡此皆史缺也下列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槩即趙抃而並行更列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僅題一字銜雖姓氏亦不書竟莫知其孰謂也牒刻一石在熙寧二年五月二日爲院主尼遇仙所立又牒載諸縣寺院今類廢罕有遺蹟藉此以爲方志

舉遺亦不可遽役也匯師金石錄

江夏黃鶴樓雜詩

石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八分分五層書第一層四十五行餘四層皆四十四行行約十四字行書額題鄂州雜詩四字篆書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　朓詩不具錄下倣此

漢口口別　宋之問

黃鶴樓　崔　顥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　至

送康太守　王　維

送人歸江夏

送孟浩然之廣陵

題江夏脩靜寺

送□九遊江左

送□□歸鄂渚

江夏送客　孟浩然

泝江過

送田端公還鄂渚使府　武元衡

除官赴闕至江州□鄂岳李大夫　韓愈

夏□　杜牧

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

送王侍御赴夏口□王樸

寄牛相公

赴黃鶴樓崔侍御宴　白居易

上江夏主人

黃鶴樓　賈島

又　李羣玉

□□山人　□陶

武昌老人鋨笛歌　劉禹錫

曉泊漢陽渡　王貞白

黃鶴樓寓興　羅隱

望故汚城　皮日休

望黃鶴山張君　沈如筠

黃鶴樓　盧郢

熙寧二年六月日立

按黃鶴樓詩刻南齊一人唐二十八人凡詩三十九首謝脁一人載入文選宋之問以下亦皆載入全唐詩故但存其目不錄其詩碑不知何人所書及因何刻石惟存年月而已

瀧岡阡表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六字連額並正書在永豐縣

嗚呼惟我　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
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
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
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以庇而爲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
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爾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

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
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
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
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
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　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　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　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
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　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　皇
考賜爵爲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
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
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
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二朝之錫命
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

刻于碑旣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
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
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
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東坡集

歐陽公書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朱子集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

格古要論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黄魯直檄龍文云臣黄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叔以三年三月二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貽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

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篙悍
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聘知泰和令以同邢之
詔命直爲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眞澤主者潤
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齊質于
上界雲津變化爵顯號于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
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
呵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元而雷神之
慧徹矧風震雷駭虬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
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驤首雲霄
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

下地利也淵源渾洞養身適性坤絕妖塵其德元焉禹舟之負賁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羅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勑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蔽虹光爍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篤庵偶筆

瀧岡阡表爲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越州
胡仁濟令廬陵搨十本餉余書作行楷莊雅中雜流
麗益文與書爲兩絕也老友方靈皋許余乳者劒汝
而立於旁當是紉汝歐公爲文多不使奇嶮字此益
用離騷紉秋蘭以爲佩比之曲禮負劒辟咡爲較安
也按碑文正作劒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劒汝立
旁之解還當以劒爲正 盧舟題跋
按文獻通考及宋史職官志文武臣僚功臣號無推
誠而有推忠然史又稱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親王
則崇仁佐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則推忠之號惟

兩府專之其餘文武諸臣但當為推誠耳通考及史文作推忠者誤也歐公嘗任執政此所賜功臣號此稱推誠保德者宋制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予又記狄武襄公神道碑稱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狄公由樞密使出鎮故所賜功臣號亦用餘官之例也表作于熙寧三年四月時公以觀文殿學士知青州按宰輔編年錄是年四月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方作表之時除命尚未下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歐陽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并檄郡守董基事渡江風濤大

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于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于是出也薄覩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趺不絕硃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豕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于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于斯 江西通志

按江西通志瀧岡在吉安府永豐縣鳳凰山側歐
公此文本集及宋文鑑並全載之今取二書互校
有不同者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文鑑脫岡字居
貧自力於衣食文鑑同集居貧作居窮注云一作貧
太夫人告之曰集同文鑑作告曰毋以是爲我累集同
文鑑毋作無一壠之殖集與文鑑皆作植集注云
碑本作埴昔常不足集作昔常注云常一作吾文
鑑亦作吾始吾一二見之集鑑皆作吾始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集有也字注云一無也字文鑑無
也字以其求而得集作以其有得注云一本有字

作求而文鑑亦作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集同鑑無有字而世常求其死也集作世注云
一作況文鑑作況劍汝而立于旁集作劍注云一
作抱文鑑作抱常用此語集常作需鑑作當自其
家少微時集作微注云一作賤文鑑作賤曰吾處
之有素矣集曰下有汝家故貧賤也六字注云碑
本無六字文鑑亦有此六字自先公之亡二十年
集同鑑作三十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集作終注云
一作卒鑑作卒故自嘉祐以來集作故注云一作
益太夫人進號魏國集作魏注云一作韓鑑作韓

而有待于脩者集同鑑無有字熙寧三年四月辛酉朔集同鑑作二年無朔字大抵歐集尚參用碑本文鑑則直取當時流傳之集本未與碑校又有傳寫之誤故不同如此又按歐公以熙寧五年卒見本傳年六十六見東都事略及東坡祭歐文忠公文推其生在真宗景德四年生四歲而孤則其父之卒在大中祥符三年是年庚戌正與術者歲行在戌之語合其時父年五十九是公之生父年五十六公父卒後閱十二年太夫人始卒于畱守南京官舍年七十二當父卒時太夫人年僅三十故云守節自誓也太夫人

之卒在皇祐三年時公年四十五其入副樞密在嘉祐五年叅知政事在六年罷叅政在治平四年年六十一矣碑云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者神宗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祀天地于圜丘羣臣進秩有差即此時也公之撰此碑在知青州時其後判太原府徙蔡州四年致仕五年卒是建碑之後未嘗到墓而鎸廊偶筆載黄山谷謂文忠歸家掃墓見坑中雲霧已非其實自此以後異聞傳布爲龍神借觀碑文風浪攝去江西通志又有龍夾舟擠碑入江翼日雷電發土而碑出悠謬之

談轉輾志怪殆非確據也至劍汝而立于旁句是即曲禮負劍辟咡之劍謂出于掖下虛舟題跋引方靈皋言當改爲紉秋蘭之紉靈皋本不知金石而以選入家古文批語強作解事更爲乖謬

湯陰縣嵇公廟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六寸四分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正書篆額在湯陰城西南

相州湯陰縣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羞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己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

嘗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彼何人哉惟

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峷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嚴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

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墻敝
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
廷崇祀之意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
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
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
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
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
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
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
之者致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名焉

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

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

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

尙書都官員外郎管句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機

宜文字□□篆

安陽任倫重錄

此琦因湯陰令張懋修廟而記其事也太平寰宇記

云湯陰縣浣衣里晉侍中嵇紹葬所按鄴中記志帝

師敗湯陰千官皆走獨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

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寧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

之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爲浣衣里𥘉紹墓亦在今縣城西南也墨池編稱韓魏公書骨力壯偉書史會要稱其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圭角信然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嵇侍中廟在彰德府湯陰縣城西南祀晉侍中嵇紹宋治平中建據此碑立于熙寧三年而文云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因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楙至首拜祠下覩其墻傲之甚諭于邑民不數月而祠宇一新則湯陰之有嵇公廟其來已久不始建于治平中特至是

重聳之耳碑文所紀稱公忠績悉與晉書本傳合

韓魏公爲相州安陽縣人据史傳先由武康軍節

度使知并州求知相州在嘉祐元年以前繼除鎮

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改判

永興軍經略陜西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

碑故云余嘗兩守鄉邦也是年河北地震河決徙

大名府充安撫使卽此撰書之時也

觀褚書聖教序碑題名七段

題名正書五行行五字至九字不等左行在同州府聖教序碑陰

范育巽之雷壽民安老崔君授夢得李袞希仲同觀熙

寧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又 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游師雄按部至同 郡守章龍

圖楶相率同觀與者三人通判州事張埛提刑司撿法

官雈直躬州學教授白時中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

題

又 正書四行行七字左行

武功游師雄馮翊仇伯玉同觀褚書聖教序元祐三年

五月廿九日

又 行書四行行九字左行

太僕丞張景修敏叔拉左輔令宋靖與正同觀龍興寺
褚書聖教序崇寧元年二月廿三日題

又正書六行行
九字左行

歷山張智周被　漕檄攝郡事暇日率眉山唐逢叔樊
川李少蒙金陵曾公乘汝陽崔莘叟東里陳子美仝閱
唐碑政和改元孟冬望日再題

又行書四行行
十字左行

建安暨尹卿公任邀成都羅輿惇詩同觀褚書弟召卿
公南右卿公介預焉時宣和辛丑清明前二日題

又行書五行行八
字至十字不等

建安暨唐裔堯本三峯周兆子京山湯顗伯起景震邵
武俞日新德夫同觀褚書聖教序宣和壬寅上巳後三
日題

游師雄題名二通俱在同州府褚書聖教序碑陰其
一題元祐三年五月而不著官職以宋史本傳推之
當是任陝西轉運判官時也其一題元祐甲戌中和
節後一日稱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甲戌者元祐九
年也阿房宮賦石刻有師雄跋立於元祐八年亦稱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本傳云爲陝西轉運使葢脫
副字宋時外任差遣資淺者加權字尤淺者則稱權

發遣某官公事史書皆略而不書惟石刻一一書之

章築時以直龍圖閣知同州故有章龍圖之目白時

中官同州州學教授亦史傳所未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善感禪院新井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八分共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額題善感院新井記六字篆書在咸寧縣

京兆府□□　善感禪院新井記

提舉興修白渠及專切管勾見行渠堰事宣奉郎守

殿中丞騎都尉侯可譔

文辯大師慧觀書

南山李元直篆

太生五材下民日用而不可不備惟木火相須之急洪範弗得弗先或闕乎一黔首罔以爲生及乎用之之情口不擇其精粹者也一事不精未有不思其更革者也長安寔漢唐之故都當西方之衝要衣冠豪右錯居其閒連甍接棟僅數萬家官府佛寺道觀又將踰百計其井不啻乎萬也然而爲鹵之地井泉惟鹹凡厥膳羞烹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無一二焉又非井井之用也井之道上行而在及乎衆及乎衆則衆所歸也衆所歸者泉寒而味甘也泉寒而味甘則井道之廣也易曰井洌

寒泉食是得其中而衆所歸者也既鹹而不食則失井之道也井道既失衆所不來也故多捨弃舊井而改卜其地求發泉源之甘醴者則未嘗有如其意者也有香城院直府庭之東南隅千步而近院處諸梵宇之甲者僧徒事行官客僕從日不減其數百入舊井一十一空水之所供浴室廚爨澣濯馬廄秣飼之事崇朝及暮用汲無窮厥味甚不甜美久厭其食衆共來請於主僧智海師曰願改卜地以成井以足大衆茶藥之用海師齊肅誠意乃即其請越三日集僧徒行浮屠教之法事於大門內東垣下後以杖卓其地命匠者具畚鍤與工二

日而井成其泉源沸湧澄然而甘寒宜其食也傍及左右所居之民往來汲取養而不窮嗟乎非誠意精潔感物之深者物莫肯應焉智海師戒律淳篤正心無我住持修整孰不瞻嚮以斯之應可謂師之行果者歟熙寧七年正月晦日記

典座僧德安　維那僧德岳　書狀賜紫德邕　供養主僧德越　住持沙門賜紫智海立石

鎬都武德誠刻字

按陝西通志香城寺在西安府城內鑄錢局創自石晉思遠禪師周顯德中賜額廣福禪院宋仁宗更

賜名曰善感然人恒以香城名之此碑標題云善

感而文內仍但稱香城益善感之賜名未久也

唵字贊

石高二尺六寸七分廣一尺四寸四分上梵書

唵字下贊七行行十字正書在咸甯縣卧龍寺

鎮戎軍僧顯俊書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唵字所在之處一切鬼

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贊

鶴立虵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

穿耳胡僧笑點頭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
立石
大宋丁巳熙寧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師刊

表忠觀碑

碑共四石兩面刻各高八尺五寸八分廣四尺皆七行其一面五行行皆十八字正書在錢塘表忠觀

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
騎都尉蘇軾撰并書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覲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
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
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
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
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雖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

觀在杭州龍山宋郡守趙抃以五代錢武肅王墳廟蕪廢請于朝即龍山廢剎爲觀賜額表忠東坡爲碑

銘山堂肆考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窮僭崇奉迫於大明熸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塡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中而不出眞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爲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弇州山人藁

觀中碑今已重摹壁寘大字與醉翁豐樂記同法而更加嚴重若以飾園屏信偉觀也荆公與長公極不合乃獨稱許此文可見古人服善宋人言荆公初見時極擊節連曰此何語也數次繼乃曰此三王世家也潘子眞又謂公云是漢與諸侯王年表此兩語皆是似三王世家是形似諸侯年表是神初據形言久之乃悟其神耳文得於神斯善法古矣武肅王草莽英傑事要不能盡善惟知安心待眞主始終臣事中原故能保其封疆耳其不塡西湖亦是此意司冤據錢氏私誌謂五代史係歐公懟筆恐未然歐公平日

推尊文僖公甚至歸田錄所記惟瓉珊瑚筆格一事稍短於明察然亦不失爲厚德其他若好讀書若不得於黃紙書名皆佳事好讀書尤爲不易及何得云非美談武肅乃文僖曾祖有何大怨直至上誣及歐公曾同謝希深遊嵩嶽歸抵香山錢公遣歌妓往謂因挾一妓爲錢公所持尤非文僖固不純亦不與歐公言損品大抵凡子孫類爲祖父護前稱道微未至怨遂歸焉文人負謗皆緣此近世尤甚凡頌人必得如孔顏乃滿志若止如孟子與云有圭角卜子夏云見紛華而說亦卒不快矣但不意貪州公亦未鑑錢

氏對說書畫跋跋
右表忠觀碑碑凡八片今存四片又失其下截每行止十一字然筆法方整俊偉比之蔡君謨有過之無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石在杭州府學乾隆辛酉歲掘地得之湖上錢王祠有明人重刻本文雖完好特優孟之衣冠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表忠觀碑余向見三本一是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陳公重摹本一是陳吉士所鐫行書本卽王衡跋所稱字僅拇指大者也最後始見原碑卽府學掘地所得者三本互校皆微有不同如蘇軾撰并書吉士本無

并書二字二十有六吉士本作廿有六銘詞末覩此
刻文陳柯本作觀此刻本吾友陳以剛又言而蜀江
南板本作西蜀江南不知所謂板本者又何本也今
原碑已蝕無可據矣原碑舊在龍山不知何年移置
郡庠以臆度之當與石經同時之事　國朝乾隆五
年余教授郡得於泮宮後石原四片八面今出土只
得二片一面嵌壁搨者不得其全乾隆乙卯歲適杭
嘉湖道秦公瀛糧儲道張公映璣來觀無錫錢立羣
泳即力言之乃昇至觀中與嘉靖重摹本同列千年
名蹟位置得所亦時會爲之也朱文藻蘇碑攷序

按表忠觀萬歷杭州府志宋時觀在龍山熙寧十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賜名表忠觀蘇軾作碑記卽此碑也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內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摹立石此則明時重摹本在今錢王祠者也今之錢王祠在杭州府城湧金門外柳浪聞鶯之南靈芝寺之左亦名表忠觀雍正五年　勅封錢王爲誠應武肅王于是總督李衛重建今祠表以石楔題曰功德坊取陳柯重摹碑補缺者二十六字而自爲跋以識于碑旁考表忠觀碑有四本其最初者本四石兩

面刻作行楷書字大四寸每石每面六行行二十字元豐元年之旁尙有小行書兩行其一行云表忠觀碑總四片面背刻字下缺文第二行云臣護而樹之此碑遂下缺文錢文瀚蘇碑攷云蘇軾表忠觀原碑舊在龍山觀內元初西僧楊璉真伽悉輦碑石甃塔基杭郡碑石爲其所災者已大半矣此碑乃正德十二年御史宋廷佐與宋高宗石經同遷于郡庠　國朝乾隆二年諸暨余蘿村諱懋棅教授郡庠秋暮蘿村同年趙石函來寓循視頽垣下微露石棱掘土獲斷碑二即表忠觀碑也一時題

詠甚夥後嵌于郡庠壁者幾年又倒仆于名宦祠
者幾年歲乙卯重修表忠觀落成此碑自郡庠移
來樹于今表忠觀左廡此東坡手書初刻之碑也
其次則明太守陳柯重摹本在觀中右廡又其次
行書碑見王衡緱山集陳子占士出所鐫文忠行
書碑文字僅拇指大者又見王荆公題跋云予瞻
守杭州作表忠觀碑余退老鍾山忽復見過同憩
法雲寺子瞻忽已寫一通字字欲飛袖之而歸者
也又其次小字表忠觀碑見竹嶼盦金石目云在
杭州府學僅二小石其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

因院者爲觀以下俱缺蓋表忠觀碑之現行于世
者大凡有此四種今所錄者取府學出土本而以
陳柯重摹本補其全按碑文東坡文集及宋文鑑
並載之而校其互異之處如忠獻王仁佐集鑑俱
作忠顯吳越地方千里鑑作一千里墳廟不治鑑
此上有而字曰妙因院者爲觀鑑無者字我維行
之鑑作我繼玩文義似集鑑有訛衍當以碑爲正
也東坡先生年譜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在徐州任
但載八月癸丑黃樓落成而不敘及撰此碑是年
譜漏略宋史趙抃傳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神宗

立名知諫院未幾擢參知政事奏論新法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宰輔表熙寧三年四月己卯趙抃自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此碑載熙寧十年十月抃猶知杭州但系銜加大學士與表不同葢出知杭州已八年矣東坡撰此文祇敘抃之奏而加以銘辭不自述其所以撰文之由且係在徐州任並非守杭州不知何以荆公題跋云子瞻守杭州作表忠觀碑恐此跋亦係誤傳也

海公壽塔記

碑連額高五尺七寸八分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有宋永興軍香城普感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塔記

宣德郎守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騎都尉賜緋魚袋王頤書

狄道李元直篆額

大師名智海字濟叔姓劉氏耀州三原留冊民家子也生於祥符三年庚戌之歲既滿月張慶席會親于家有善相者曰此兒異日非塵埃中物但幼齡多患而不利所天耳甫八歲果得疾未瘳而父先朝露母王氏事佛尤篤日常一食以求其安越三年夜夢梵僧撫師之頂

謂王氏曰此法器也亟歸諸釋氏則其病自愈翌日王
氏焚香像前稽首而諾之月餘病間天聖元年始辭家
入長安依香城主僧承珣習浮屠法八年去氏削髮明
年受具爲比丘從而植學經論之場左右承獲深達義
趣加之性行醇謹多爲宿德之所推許未幾舉充慶安
寺主綱衆以寬集事以勤上下稱治由厥師順寂還院
充維那紀綱不紊賓主胥悅尋以本府表嘆闕員又補
師以尸其局皇祐三年　殿前太尉許公懷德德師素
深遂薦章服嘉祐四年又領府命主澄務院事熙寧三
年　府尹左丞錢公明逸謂百塔興教禪院皆賢之遺

迹古都之上遊宜於諸寺擇高行僧以董其衆師首膺其選僉謂得人居凡二年度門弟子七人以善感主僧承詰化去乃徇衆命歸嗣院事其爲治也安而不擾簡而有成嘗患院之舊井鹵不可用一日領其徒於中門之外東北之隅以卜井地恪誠再拜祈佛冥加果得甘泉感沸清冷　殿中丞侯可記之詳矣師能以四攝歸人故輔翼之儔樂宜其力致院務多暇披閱貝書手不釋卷閱大藏經一遍法華金剛經各周一藏並營蒲塞以慶之既而名聞上都美傳戚里　都尉王公詵奏号廣慈以旌行業師嘗念新新生滅駃於犇馬豈以

後事累其徒耶乃於萬年縣龍首鄉滻水之西原預卜
葬地壘塔既成走介抵洛丐余文以次其實余兩遊長
安皆館師之院粗稔其迹故直書不讓也自祥符庚戌
至元豐戊午師之壽六十有九師之臘四十有九兩院
度門弟子共二十六人後之可紀者非余所知在師之
賢二三子而續之云時元豐改元秋九月重陽前一日

萬三陵永昌院文辯大師慧觀記

師弟賜紫沙門德邕立石　安民師刊

按善感禪院有新井即海公所開碑見前卷此碑
叙海公主善感時亦述其開新井事與前碑合撰

訖者慧觀即前碑書丹者也篆額之李元直則兩碑皆同東坡常稱元亞字迺叔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

蘇穎濱黃樓賦

賦四紙寬窄不一一廣二尺九寸五分一廣二尺七寸一厚一尺九寸五分一厚二尺一寸五分各高八尺三寸五分共三十四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銅山縣

黃樓賦

蘇轍

口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兒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走發禁所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　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

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
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
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
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
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邪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洶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鬬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遊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爲帶平皐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横分
國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与水
皆馳群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負纜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峩相重激水
旣平眇莽浮空騈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
傷心極目麥孰禾秀離離满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
煙澹二俯見藜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合焉匯爲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於青嶂陰虧爲之硑易窺人簀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翛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如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夤舞女歌童勢窮刀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憫河決於疇昔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而醉酒傾月墜扶攜而出

按東坡先生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
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
徐州任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
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
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元豐
元年戊午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
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
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
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
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

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
今此碑無建立年月計樓成作賦當在元豐元年
九月以後矣欒城集與宋文鑑皆載此賦然集本
是明刻有不同處尚不足據文鑑是仿宋刻姑取
以互校而著其不同者熙寧十年七月乙丑鑑作
秋七月八月戊戌水及彭城鑑作彭城下完堊隙
穴鑑無完字九月戊辰鑑作戊申調急走發禁所
鑑作調急夫發禁卒載糗餌以濟之鑑作糗糧粱
楚受害二十餘歲鑑作二十餘年斗酒相屬鑑作
中酒相屬俯見衆日鑑作落日金鉦涌於青嶂鑑

湧作溥前則項籍劉備鑑作劉戊猛士如林鑑作
成林擐臂長嘯鑑作振臂朱閣青黃鑑作青樓以
變化之無在鑑作知變化付杯酒於終日鑑作以
終日頹然而醉鑑作就醉酒傾月墮鑑作河傾扶
攜而出鑑作攜扶蝕碑無書人不知何人所立或
不能無誤而文鑑亦或有傳刻之訛宜兩存之不
能定其孰是也河決亶淵賦序作七月乙丑年譜
作七月十七日宋史神宗紀作七月丙子遼史朔
考是年七月己酉朔乙丑正是十七日賦序年譜
合也丙子是二十八日則本紀爲不同殆聞之朝

廷有遲速耶年譜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
賦序云八月戊戌水及彭城是月戊寅朔戊戌是
二十一日也至九月戊辰文鑑作戊申是月戊申
朔戊辰在二十一日水已及徐州城不應相距一
月始塞東西北門自戊戌至戊申十日而水甚宜
矣則文鑑不誤而碑譌也